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八目録

論先務用人揭帖
催用人揭帖
乞假修墓疏
乞假修墓再疏
乞假修墓三疏
乞假修墓四疏
辭纂脩玉牒加恩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再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三疏

敬事草卷十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完察典并乞休疏

奏為察典未完臣事未畢懇乞　聖明早賜裁

發以慰中外之心仍乞允臣罷歸以延殘喘事

臣比日四懇罷斥奉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

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令天人交變時

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

是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許卿即出
毋傷朕懷吏部知道欽此臣備員綸扉十有餘
年矣幸在 皇上覆幬之中教育之下即才力
綿薄無所建明而猶免于人之彈射也乃今而
言者踵至則以欽留科道臣不能救正考察未
了臣不能固請故求多于臣耳今諭旨甚明若
可置身于是非之外而臣心未白不免混迹于
是非之中 皇上念天人交變時事可虞謂非
臣長往之日臣即病骨支牀感泣可勝言也臣

于二十五日因南京御史朱吾弼參論拜疏乞身之後百病隨作洞瀉如注至今不能粒米然雖濵于死亡而心實展轉國事適有自南来者言南都久不得考察之旨衆情徬徨此目今第一要務諸闕政之中日夜盼望未有如此之急六年大典與尋常論劾不同譬如鄉會試若不開榜豈不使人駭愕衆人之疑逐日加添又謂前者北察之留科道壞國典拂人情今南察若止照常猶可半救儻若再留政體壞裂盡矣且

留而有益猶可言也反招不靖何貴于留寧屈
人以伸法毋屈法以伸人人屈有時而可伸法
屈無時而可挽臣聞此言不勝振慄盖南都人
情難調物論易起不比輦轂之下知政事之原
委與事情之虛實也況各官未得察命青衣角
帶脉脉相唁半年于茲閭巷小民亦群聚而駭
觀又何恠乎口語喃喃而流行不已乎查得南
京考察全疏近日彼處又補牘前來已經發閣
擬票伏乞照票檢發以慰彼五品以下諸臣之

心其南京四品京堂自陳疏并南科南道拾遺疏及吏部覆北京四品京堂自陳俱乞早發至于欽留科道更望俯從察典即錢夢臯特旨留用然既經考察實難展布　皇上之所為愛惜人才者不必定與以臺省之任而人臣所以效忠朝廷者亦不必臺省始可報稱也伏乞　皇上大加旋轉率由舊章斷自　宸衷出之于外豈獨使臣置身于是非之外而所以補國事之闕遺者良在是矣臣前疏所條必蒙　聖明鑒

納計旦暮之間次第採行至欲仰徼特斷早訖
察事則尤臣所首先惓惓者也老病侵尋日加
一日狼狽支離實難勉强更望
矜憐賜之骸
骨舉家幸甚不勝懇款祈禱之至七月初一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悃南京察疏業已發閣票
擬隨當批行錢夢臯已有旨了卿心迹既明宜遵
屢旨早出贊理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乞休七疏

奏為罪狀多端責言可繹懇乞 聖明乾斷亟賜罷斥以新政幾事臣虛點揆路孤負恩知入夏以来言者叠至不勝惶悚用是病患益深退避益切昨復接兵部主事龐時雍揭帖論臣奸佞欺罔誤君誤國纚纚二千言讀之尤不勝媿心矣內開欺罔者十誤國者十欺罔十事乃摘臣疏中所言格外舉動及未嘗潤色一字迄今不知 聖諭所指議將錢夢皐外用等語大都

不諒臣心而加之以指忻者也誤國十事如不罷礦稅不勸郊廟朝講不批荅章疏不補中外缺官以至行取久廢災異頻仍等事則舉今日之弊政而叢責臣者也臣本樸樕小才　皇上不知其不肖而誤用之待罪閣中十有二年犬馬尚知報主臣猶人也豈不知欺罔為人臣大罪而甘自蹈乎夙昔盟心萬不出此近日諸疏具以實對臣竊以為不欺既坐之以欺猶無領受而復嘵嘵置辯豈不再受其辜哉尚恃　君

父聖明照鑒于上如謂臣欺也安敢逃其誅倘猶見察而憐其非欺則臣之幸也不敢冀也惟是臣自壬寅以来無日不病歲歲乞身而未蒙賜允則不敢不扶服趨事從此精益澈神益銷智益短力益竭　皇上具堯舜之資而臣不能仰贊下風遂使國多粃政民不聊生如時雍所列臣誠自責自咎復何辭焉非幾未動而不能防之於初罪也過舉已彰而不能挽之於後罪也知其不可而不能苦口力爭罪也言之徒煩

而不能積誠感動罪也千罪萬罪臣皆甘之臣素以碌碌無能之才加兹奄奄就木之日思慮不續莫可圖維餘骸僅存更難驅策伏願皇上亟賜罷斥以為誤君誤國者戒仍祈注思澄念早自為社稷計急下恩詔沛發新政與天下更始臣伏在斧鑕之下行與擊壤歌衢之民同一歡慶呼萬壽于無疆矣七月初六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卿竭誠體國無事不言外廷莫知而朕知之今不問其時勢何如一切責之于卿規諷其上天

下必能諒之卿何庸言惟是國家多事委非一端維新政幾必頼元輔豈可以人言決去自顯其未竟之功宜刻期入直畢殫忠猷乃見始終爲國之實朕念兹繹兹佇望甚切慎勿再有托陳吏部知道

救賀主事等疏

奏為聞諭驚悚冒威納忠冀一轉旋以光 聖
德以薄臣罪事臣閉户省愆飭巾待盡正當呻
吟宛轉之中聞吏部接出 聖諭降處賀燦然
等三人詞旨嚴切臣捧誦終篇至禁黨救激擾
敢不恪遵顧此事不惟于 聖朝有關係而于
臣亦大關係被降三臣方求多于臣臣非黨救
明甚而冒進一言則為 皇上非為三臣也顧
少吾聞霧而俯納焉臣惟士生 聖世欲建一

名策一勲其抗志不無過高而持論或有未審
然本忠義之所感發仰恃　聖明在上能優容
之采納之耳今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諸疏皆
感時輸悃期以報效朝廷藥之苦者利于病未
可以悞聽過揣之失而棄其言并棄其身也
皇上因科道乏人特留被察諸臣非常之原自
是衆心所疑豈惟三臣臣實有罪臣入仕以来
幸未嘗傷一人今一日而傷論臣者三曷能自
安徬徨跼蹐寧以身受不顧目見三臣之顛沛

也前劉元珍之降臣申救未俞方用為愧豈知人數更多降處尤重疚上加疚愧中生愧復何顏面立于人間夫犯鱗觸領人臣所甚難藏垢納汙人君之盛事容之則譽歸朝廷而臣亦與有其榮罪之則譽歸言者而臣當顯受其戾萬世之下使朝廷有不能容言之名而事始于臣臣所痛心寔亦　聖明所愍念也臣恭繹前諭寬小臣所以安大臣日夜顧諟勒之心胞輙敢援此而申約牖之請願　皇上寬貸燦然劉元

珍麗時雍三臣之罰復其原職以增　聖德之光其波之餘亦足為臣賜大溥天慈責以後效有不誠悅心感捐糜而圖報者非忠義之夫也必不然矣臣無任瀝懇祈望之至七月十三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賀燦然等出位狂肆沽名圖報諷朕誣卿本當重治知卿休休忠悃已從輕處了何又來奏救還該重處姑且置之卿宜祗承屢旨仰體朕懷即出贊襄化理勿以浮言託陳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頃以奉職無狀屢致煩言七疏祈骸未蒙矜許七月十六日鴻臚寺少卿李承華等恭捧　聖諭到臣寓所宣讀諭首輔一貫次輔鯉當今天變頻仍人心谿詆維新庶政協和萬邦正在今日朕以一人焦勞于上而股肱心膂之臣尚猶自顧身名杜門不出卿等自為則得矣如國家大事何古之任天下之重委身於是非利害之場者當不如此着鴻臚寺堂上

官宣諭朕意即日入閣辦事同寅協恭以佐朕
之不逮毋得再有託陳諭卿等知之臣謹扶病
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朽質難雕蓬心不暢
遭逢聖明濫竽政府不惜頂踵敢顧身名然
心力既限于天賦盤錯復交于時幾積罪叢愆
屢經指摘義難辱國故請退躬茲者特須諭
旨責以大義督令佐理仰分焦勞臣亦有心胞
豈後犬馬正以天災人眚並集一時心膂股肱
寄之身責立不諱之朝而無片言之裨居可為

之地而乏一試之效上無以陳謨賛猷毗九重之德意下無以弭虞銷釁發四海之謳聲愧攻于心病乘于外積癰成錮積虛成羸實鬼神之誅夷黎元之詛祝也前此既已甚慚後来安堪更誤即　君父猶勤延竚如分誼不可苟容感極涕零慙深汗浹竊謂協和萬邦由勑幾之唐帝維新庶政本望道之周王有君則臣皆抜茅有政則民皆偃草會見虞夏商周之世何言是非利害之場將遠人願立于朝豈仕者退耕于

野此　聖主自為社稷計非微臣所能一二言

也臣雖僨憊病敢獻餘忠仰惟　聖明俯垂亮鑒

臣不任感激之至七月十七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勉遵諭旨以股肱

心膂為重亟出贊理仰副眷懷禮部知道

辭票擬揭帖

題令日文書官送本到臣寓所票擬因次輔三輔一時請告調理未即直閣之故伏念臣以被論兼病乞休至今人言未已與二臣不同不當預票事令日恐誤政幾從權票進以後望皇上特命次輔或命三輔俾之遵奉行事若臣萬萬不敢也七月十七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被誣詆已有明旨了何不當預票事且内閣贊襄密勿票擬本章乃祖宗制度非

自今創始豈可推避致失政幾已知道了可遵屢

旨即出佐理以體朕佇望至意諭卿知之

乞休八疏

奏為邅閔孔多萬宜退避八懇　聖恩早放還山以清簡書仍留被降三臣以通言路事比臣以察事未了屢致煩言安敢自謂無罪　皇上特為聪雪至降處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三臣夫欲雪臣之罪而先罪言事之臣適足以重臣之愆尤滋天下之口語也已具疏請留冀望賜允昨接吏科侯慶遠等十三道李楠等及提學御史周家棟揭帖同辭申救　皇上方許臣需

維新之政則前此放逐者尚俟賜環現在三臣豈宜降黜霽威寬宥正惟此時臣不勝懇禱內侯慶遠等疏謂親臣善託以自驕臣不敢不戢其良規也舉舊年錢夢皐年例外轉臣等揭留一事誠亦有之初楚藩與妖書二事遞與錢夢皐責備臣等而於次輔尤甚次輔嘗與臣言大臣當務休休往時為某某輩攻擊不遺餘力然終不以一毫意氣相加又嘗勸臣勿以某某輩銜于胸中我於夢皐絕無芥蔕臣心服其言方

次輔堅卧不出吏部適以年例陞夢皐臣告之
次輔次輔書来有云昨見銓曹此舉心甚不安
我輩一片忠誠絶不以人言介意天下誰能諒
之令惟留之深有益于世道不但弘雅度而已
宜加懇惻以有妨大體阻言路為詞或可濟事
不然生無顔面復出矣臣等因具揭請留當是
時皦囚之獄未結譌訛之風尚存臣惟恐次輔
之美不彰次輔之出不早也惟恐臣等之休休
不著朝端之紛紛不息也且欲召目前之和氣

未暇計後來之毀譽寧知留之後復有察察之後復有留而致令之多口乎自當時言之留言官美名也次輔之容德也自今日言之陞而復留誠多事也臣之過舉也臣亦追悔之矣臣聞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臣蒙　皇上誤恩愈植則愈傷生平問望不彰而瑕疵具見強役筆札謬為分疏涸精竭神病乃滋甚凡此十餘年中經常人所未經之憂患受少壯所未受之苦卒心長智短叢為過端雖欲與天下共改之道無繇

也臣聞君子有過謝之以質三臣不留則臣過益重臣不亟去則病骨將銷　皇上未遂臣請而使三臣先受其禍萬口所攻寧有餘忽萬手所摶寧有完膚　聖明在上亦有意哀憐之乎伏望大轉天心將賀燦然劉元珍龎時雍仍復原官以光　聖德憐臣萬苦孤踪決無復出之理罷斥還山俾不至以身為的舉家幸甚臣不勝瀝懇祈禱之至七月十八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辯白悉明閣臣每奉特諭揭奏商

確時政乃係禁中密勿外廷何得流傳且錢夢臯
誠有卿等揭留出朕裁斷若以外轉考察奉旨留
用疑詆卿等如先令科道有擬陞外轉的部本非
止一人多有因乏人留中莫也疑是卿等揭留昨
大察朕見兩京科道缺人故傳特旨留用非自一
錢夢臯耳朕心鑒知天下必能諒之卿宜遵屢旨
仰體朕懷時下即出輔政慎勿託陳吏部知道

乞休九疏

奏為九懇　天恩早放歸田以重政本以延餘命事臣不稱任使交叢嘖言伏蒙　皇上屢降德音趣令視事臣雖冥頑不靈而一隙微明豈不知　聖心未厭薄臣尚可以補前過勉後圖也顧念內閣謂之政本關係緊要少有蹉跌患害匪輕臣首玷十年狗馬之年亦六十有九矣往時精力未衰勉加鞭策猶能補苴罅漏不煩白簡比來年運日頹形神日憊智慮日短愆尤

日多左支右吾時捉襟而見肘東塗西抹或補孔而成瘡人言之攻臣與病魔之攻臣一時并至病則痊可無期言則昭雪無日縱蒙昭雪而天下之溺如故終身之慚有餘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祇見求工而反拙却行而難前適以身為天下質來四面之攻耳　皇上能分臣之謗不能釋臣之慚能白臣之誣不能起臣之病兩月之中霍亂者再曾不知天之在上地之在下晝之為陽夜之為陰生之為樂死之為苦也舉一

思而忽忘其所思出一言而自舛其所言狀骨
僅存昏亂特甚間復扶頭草疏如簧楚交下不
能擇聲膏肓二豎牢據臣中耳目肺腸非復臣
有呻吟嗚囈非復臣知雖自狀其苦不可勝狀
也何由而感通于　至尊旒纊之前譬之乳子
之有痛苦弟知叫號躑躅恃在慈親體恤自有
神應而潛通者寧待于言乎總之老病與厄苦
相兼而不可留尸曠與罪戾相兼而不可留報
國無資庇身無術前此已誤不容再誤伏望

皇上特弘至仁俯垂昭鑒放歸故鄉俾藏篤之
骨遂于荒郊微蟻之生游于大造臣舉家焚香
祝萬萬壽不忘銜結七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心事光明正大朕所鑒知人亦自能體諒
昨已屢有諭旨趣卿即出商確時政何以又有此
奏使朕懸念不釋政本久虛宜體眷懷亟入贊理
愼勿再有託陳吏部知道

催各臺差揭帖

題昨接得都察院揭帖二通一為請差緊急巡按官員事一為請差刷卷官員事此係副都御史詹沂署印首疏本官素懷忠誠事有斟酌此二疏者望　皇上留神省覽亟賜允行使其知所感激益圖報效盖近來臺紀廢弛振飭無術誠宜及今漸次修舉如山西浙江山東各巡按御史及南京刷卷御史等差皆當急代舊例各差御史耳目欲其常新故一年一代不令久淹

精神欲其常奮故先期題代不令久候今山西
已踰四年浙江山東已踰三年候代之久自來
所無情若病劇性命是憂其於公事豈能無廢
至于巡歷既周無再行出巡之例故戶部亦謂
催徵不前贓罰欠數皆由於此則其餘事可知
矣刷卷御史係干錢糧舊差御史劉曰梧九年
考滿例不復職今擬差代亦不容緩臣等心知
其急不得不為之請伏惟　皇上允俞即發俾
各交代行事激濁揚清振肅紀綱一大機也伏

論先務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猥以匪才並蒙簡寄臣一貫尤不職之甚極冝斥休而　聖諭嚴切責以君臣大義許以待出共圖是以冐顏入班冀效尺寸天下方謂臣等自今以後必果能贊　明主維新之政而慰四海倒懸之情不冝悠悠度日復如昔矣臣等竊惟為政之道貴知先務先務之急惟在用人而當今用人之所最急者則在吏部都察院在京在外缺官缺差無一日不奏聞于

上前至于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　皇上率持
其章不下故朝廷之政令無紋而事多廢閣天
下亦人人觖望而口語繁多也今惟將用人之
途一通則領挈裘順綱舉目張自兩都以及天
下處處有為　皇上持法者而法紀自彰有為
皇上理財者而財用自足明刑有人而刑自清
弭亂有人而亂自息諸事可以漸舉而坐見天
下太平　皇上之所以許臣等出而共圖者不
徒托之空言而臣等此一出亦不為虛負國恩

有所施其面目也故臣等再三思維謂用人為當今第一要務而必欲責成于吏部都察院未暇言及他事先以此節懇求 皇上乞將吏部都察院一應本章加意省發使部院咸承休德奮發餙勵以共賛維新之政其事至易至簡其效至大至速臣等不勝願望謹具題請 八月二十日上 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為政先務急在用人部院本章加意省發具悉忠愛懇切但因近來各官不務

舉賢盡職惟圖要譽沽名詳覽可否故爾遲緩已

知道了候旨行諭卿等知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二十日具揭上陳請　皇上急舉先務將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一應本章早賜檢發此實奉行　皇上維新政幾之諭也臣等日夜腐心望如饑渴乃今數日尚未聞命則皇上詔旨似成虛文而臣等此身真成負國矣天下方謂臣等今後必能濯磨振奮致是君也澤是民也不悠悠碌碌如前而已也今無以慰天下之心而成　皇上之命滋甚憂懼滋甚慚

恐輙敢再進一言竊惟事有出于創見者固當沉思熟慮而後發若尋常日用通行之事皆宜隨来隨應不必多慮多疑譬之飲食何須反覆思維而後舉匕筯乎節節留難時時阻隔萬幾之繁何時可了祗見其日委日積而叢天下之弊矣今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乃 祖宗之定制 皇上所當行竊揆 聖心曷嘗不謂當行但過于持重不即行耳夫知其當行而猶不行所惧之事何可勝數哉 皇上素以乾斷自雄

而此獨不斷故天下不疑　皇上而疑臣等或謂臣等請之不力或謂臣等叅以私意所以鞭策臣等者日急而臣等亦安得少緩少緩則鞭策者益急而臣等並七十老耄之人何能存活章服所以為榮也而反以為辱又何能鬱鬱久居此乎　皇上處深宮之中不見天下人情之遑遑也若臣等雖閉門在家而愁歎之聲日至于耳一出見人則苦形悲狀觸目而是皆發于憂國憂民之心至誠惻怛之實非由勉強豈皆

私便臣等但能與之揮淚飲泣不能為之寛詞慰譬也故對人則羞慚滿面獨處則愧怍填胸不向 皇上再三祈請可晏然而已乎有如臣等以難為之事強 皇上不允可也令所請乃至易至簡不難為之事也以不急之事強 皇上不允亦可也令所請又至要至急不可緩之事也天下一日無官則一日無政事一處無官則一處無政事 皇上謂內閣不可空虛而嚴促臣等入直何獨中外大小衙門而忍于空虛

乎亦可比喻而知矣伏乞　皇上將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一應本章亟賜允發以慰人人懸跂之情而弭叵測之憂亦所以賜臣等顏面而使容其身于朝堂之上也臣等無任懇切企望之至

此揭將上會得前旨而止

乞假修墓疏

奏為親墓未修夙心增劇懇乞　聖恩俯容給假歸省以光孝治事臣幼服庭訓長值明時忠孝大節頗知砥礪蒙　皇上眷顧超越等倫靡骨粉身未酬萬一又何忍頃刻離丹陛之前但臣今日事關父母萬難恝然輒復哀鳴以祈矜許臣父母葬地止一席真土勉作兩穴以厝二棺南方土薄而山中之土尤薄穿鑿不深僅可數尺二棺之外全借客土幇培一時杵築不堅

年来漸至圯蝕臣之衰痛徹于骨髓且臣連遭蹇厄身苦多病家衆不寧事緒紛拏口舌交併日煎月偪堪輿家以為墳墓欠安亡靈見責之兆臣思一身禍福猶其小者二親骸骨豈可久令不妥邪臣子代行空徃空返毫無裨補揆之事勢必宜臣身一歸庶可葺理無悔臣兩年以来精神短少舉動顛倒功效蔑聞咎殃叢集年已七十来日無多若再需遲必抱終天之恨福過難以消受運徃豈能復還病甚又不易醫脾

敗必非久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山靈誚讓天
道不容堪輿之言信有明驗以國家視臣不過
九牛一毛何關輕重之數而臣父毋望臣甚急
不啻水火倚臣甚重不啻丘山也尚可不乞一
日之身以慰地下䖍媿乎且人臣謀國全頼方
寸方寸既亂將愈舛愈錯誤國誤民敗壞而不
可收拾是臣身雖留亦負　皇上負天下負臣
父毋并負臣生平矣伏乞　皇上容臣給假一
行歸葺親墓使不至暴露棺槨泄越風氣庶幾

陰寧陽泰合家免於災虞倘臣身尚活則報效
鴻恩似猶有日臣又惟臣泰為近輔進退予奪
惟　皇上命敢微乾斷從中迅發若發閣票則
寮寀多情必相牽制惟　聖明哀憐之臣無任
瀝懇祈望之至九月初二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卿前以修墓為請朕曲體卿意特遣卿子泰
鴻代往足慰孝思了何乃又有此奏國事多艱首
臣任重豈得以內顧為憂展轉請乞可即出贊理
勿負朕眷倚之意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再疏

奏為情迫痛深思歸日切再懇　聖慈特准賜假以慰苦衷以逭大戾事臣以親墓傾圮五内如割乞假歸省庶圖修理　皇上知臣眷臣皆出於異等臣非木石何忍輕于言去自非父母急難到十分至極而有大不忍者迫臣之心何敢屢瀆為也自臣子到京詳言丘墓圮壞之狀旬日以来急親之心與戀闕之心日夜交持而不能決既而伏思若使國家之事必賴於臣則

皇上一念欲通即通欲了即了一日需然命下即可盡數舉行不須論次第何須資贊襄濬發乾斷而事事就理矣臣至愚極陋豈能於閣議廷議之外更出一奇此實皇上之事亦舉朝羣臣之事而非獨臣之事也至於臣親之事則所望惟臣一身別無可以諉託忠所同也孝所獨也皇上以至孝治天下俯念及此亦當為臣一動心矣臣之痛楚如啞子茹荼心甚苦之而

口不能言身所自出性所自鍾天不可欺人不可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臣無日不與臣子相對而泣是以病日益深心日益亂舛謬日益多凶咎日益集不待堪輿家言而久占人事已遠於吉利之兆矣以此謀國豈不顛倒錯亂而益滋其罪亦何益于天下之分毫乎修墓一事動多拘忌非臣子少年所能勝任昨歲之行明知無益臣往者躬親杵築猶不堅牢以有今日之悔詎可再行轉託漫無經心後日之悔復何可

及臣年已七十日薄西山憂病相仍旦暮難保
及今不自補葺將來終無所望日損月蝕與棄
屍同不孝之罪通于天地尚何可以稱人也臣
舊年已堅此請非于今日始請苟可遲緩何必
頻煩于　至尊之前親有剥膚之災臣有刺心
之痛日夜摧切勢難復留縱使強留亦萬無久
留之理是以補牘懇祈不能自止儻復不蒙亮
允則生無歸期死難瞑目伏望　宸慈親賜乾
斷許臣省墓一假使臣補情事之大缺戴面目

于今聞臣子子孫孫感戴　天恩永世無極臣無任號泣懇祈之至上初九日奉
九月初七日

聖旨覽卿所奏具悉至情豈不軫念惟卿先壟卜兆已吉安厝已定即令不過修補卿男已曾代爲何又親自請行再三未已國事多艱卿爲首輔即云廷議已備亦須贊襄乃决卿宜勉遵前諭時下即出毋得過信堪輿負朕懸懸之意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三疏

奏為方寸已亂萬難復留懇祈聖慈特賜矜允以免屢瀆事臣以修墓情急兩疏乞假而未蒙亮俞惟餘涕淚借使臣此身尚介于可去可留之間而仰荷隆眷若此敢不再圖一堪徐為後計顧臣今日苦至極矣事關父母若有刺臣之心者情迫彝倫若有剥臣之面者號泣呼天方寸亂甚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具瞻之地而有臣如此亦

何以教天下之孝乎人之言曰慢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犯雷霆之所擊而猶欲託身于日月之傍理所不可也天下無無父母之國持此無父母之心而尚求效其許國之忠又不能也臣必須此一行以謝天譴而庶無點于維新之治非止為身謀乃為國謀也臣聞先朝大學士楊士奇嘗三以省墓請悉蒙允許士奇當國家草昧之時正夙夜經綸之日身為首揆受眷特深宜不可一日遠去然而

明主為之衮憐

同寅為之贊成豈非熈朝之雅尚必以孝弟為本治哉臣待罪碌碌聊無寸長惟賴 聖明在上每于臣遺闕處曲為之彌縫每于臣危險處曲為之保持時有抵忌觸諱亦皆天海優假故能因仍至今苟免于戾然短不可以終護俾不可以屢徼鼯鼠之技既窮襪線之長莫續況乎含酸茹痛心折骨驚神與形離回頭錯應曾謂昔之所難者今而反易昔之所不能者今而反能乎鬼神怒臣而降罰于臣親臣親亦怒臣而

示災於丘墓　皇上留臣臣敢不恪恭然退而
自省以理以情萬萬不可留矣士奇三蒙恩于
先朝臣敢一祈恩于今日惟　皇上憐而許之
臣既具此疏欲以上聞適接御史吳達可揭帖
教臣改過遷善則增臣之慙愈甚臣已浣之衣
何堪再濯既朽之木豈任重雕責之贊襄謹謝
不敏其謂不可則止早宜自決則臣今日之所
服膺以衷籲於九重者也惟冀　皇上悲憐其
極苦特准一假則天恩浩蕩有若再生舉家存

歿皆頂戴于無極或以恩深報淺罷臣逐臣為人臣負君之戒亦所甘承幾微無憾惟　皇上早賜裁决臣無任涕泣悲號瀝懇祈望之至九月十三日上
十五日奉
聖旨卿再疏展墓朕諭已明何為又有此奏方今國家多事與　先朝事不同豈得援以為例卿宜為朕少耐忠孝自可兩全何在今日其尚體朕延佇之意即出贊襄慎毋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四疏

奏為情事迫中懇留滋苦四懇 聖慈俯准一假以抒沉痛事臣以親塋圮蝕三疏請假援照先朝大學士楊士奇例以請實係迫切至情伏蒙 皇上勉留未即許可捧誦 綸音大慟伏地感 聖恩之過渥而憂天遠之難通恨此生之為多而嗟進退之維谷也既而繹思 聖慈未嘗不見憐未嘗不見許 諭臣少耐許臣兩全若謂聽臣之歸自有日者臣復私慶以為猶

有一線生存之路九死可出之期連日勉強自
排千忍萬耐愁痛癡絶欲有所陳但以不擇鳴
音非可上塵睿覽謹復粗陳梗槩實冒萬死以
祈两全臣惟楊士奇先朝事體誠與今不同也
成祖躬擐甲冑萬里親征于時九鼎未定京都
猶稱行在海内之民方出塗炭草昧之業正須
經綸歷 仁宣 英三朝尚非無事之時所
左右臣弼奠萬世之策者寔惟三楊而士奇為
之首真重臣也今 累朝熙洽 皇業鞏安

皇上主持于上群工奉指于下臣以至不肖之身忝竊其間何益于輕重有無之數乎時非先朝之時臣非士奇之臣顧士奇尚可三告臣亦可以一告矣即以士奇事遠而不可比如近日大學士王錫爵乞假奉毋前後兩次皆蒙恩俞臣姑舍遠而比近以徼恩于 皇上 皇上以孝治天下所以憐臣者必不異於錫爵矣甘旨之睽違錫爵尚且不忍屍棺之淺越臣心復何能忍況錫爵一親也臣二親也臣之情尤倍加

急也錫爵再告也臣一告也臣之請又非屢煩也　皇上于錫爵再告而再允之應之如響亦不厭頻謂天理民彝之在天下不可一日亡故亟俞也伏冀推此心以憐臣而使臣亦可以為人亦可以為子以免于萬世不孝之罵名是臣之所仰天長號而懇求于丹陛之前者也不然臣有痛死耳夫忠孝原是一事不孝必不可為忠雖賢不肖殊品而皆人臣也皆人子也士奇三告錫爵再告臣遠不得比士奇近不得比錫

爵天地一罪人耳將焉用哉　皇上憐而放之

惟令日罪而寘之亦惟令日臣欲報　皇上罔

極之恩此生不能尚有銜結若貪榮戀祿一不

赴亡親之急臣生何為臣仕何為臣言哀矣生

臣者父母憐臣者　皇上放臣則補報有期留

臣則隕越無日情迫辭竭不知所云臣無任號

呼慘切瀝血懇恩之至九月二十七日上二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四懇之疏情詞愈切豈不為卿動情

惟所援省親一事意主愛日自難延緩塋墓補修

不妨稍遲亦可人代卿還勉遵屢旨亟出贊襄副
朕眷倚之意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疏

三臣謹奏為懇辭例外恩典以安愚分事昨該

文書官傳奉　手勑勑吏部茲纂玉牒成內閣

輔臣兼脩總裁効有勤勞茲特加恩首輔沈一

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與中書舍人次

輔沈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朱賡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各廕一子入監讀書俱餘官如故仍都

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仰惟

皇上誼敦親睦恩聯本支覩　玉牒之告成有

睟　天顔加恩臣等臣等叨承眷渥不任戰兢
有何寸勞堪以勝此謹據實為　皇上言之查
得節年書成敘勞故事或輕或重雖各有差惟
玉牒一編賞賚原不從厚蓋詞臣持槖簪筆於
他書不無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之勞至於玉牒
惟類編磨勘書寫校對悉可以分授諸人總視
其成者不煩一心思之擬議一手筆之裁成也
第為宗支綿衍冊籍繁多各員役效勞不得不
量為題敘若臣等實無勤勤故前此加恩先任

大學士王錫爵等具疏控辭即蒙俞免蓋亦因前例之無而非創為此辭　皇上亦信錫爵非虚而特允之亟也臣等今日安敢違例而拜命哉臣等今日不患恩寵之不多而患恩寵之過多　皇上之所以念臣等者太厚而臣等之所以報　皇上者太薄即舊例可受且不敢當況起例之所未有滋不敢矣臣等不約而同連名具辭伏望　皇上亟收新命以免再三之瀆十月

初四日上

初六日奉

聖旨纂修玉牒重典告成卿等分猷嘉績朕心忻悅特以加恩示酬原係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再疏

奏為徃例當循誤恩難受懇乞　聖明亟賜允辭以存大體以免屢瀆事頃以恭進玉牒奉勑加恩臣等查照先年舊例合疏控辭未蒙賜允竊惟人臣辭受之節有義有例賞當其功則受不當其功則辭義也義所當受前人必已先受義所當辭前人必已先辭人受亦受人辭亦辭例也纂修玉牒臣等僅僅督率于上未嘗身親其勞容勿委寄既不當借筆札之役以呈功殿

閣臣工尤不當分小吏之勞以饕賞前此閣臣並無受例臣等可靦顏以受乎國家見行事體無不稟之于例例者酌于累朝而傳于今日前人行之後人以為楷所以絕人覬覦而杜無涯冒濫之端也例猶規矩準繩也可一日而屑越哉人雖至廉例所當受欲辭之而不可例固可以裁天下之過讓者人雖至貪例所當辭欲受之而不可例尤可以裁天下之過求者不問其事但問其例一言而可決也臣等束身踵跡事

事問例尚不免於戾豈可復創所先自無耻見
在職守方難稱塞引罪而逃謗猶交集榮為愧
媒寵為辱府同心一意萬所不敢故復合詞再
懇伏望及早收回廢臣等不至瀆陳而　皇上
亦免干聒擾臣等無任悚息懇祈之至十月初八日上
初九日奉
聖旨朕以玉牒書成卿等勞績加恩眷酬實遵舊
典原不為過卿等宜當勉遵成命勿得再有所陳
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三疏

奏為特恩非典萬不敢承懇乞亟賜准免以存政體事頃以恭進玉牒奉勅加恩臣等再疏辭免　聖旨未俞彌增慚悚竊惟玉牒一事惟是收掌校對謄録官吏委有其勞不可不酬臣等斟酌具題亦皆斤斤不敢多假若夫編纂儒臣全天敘王圖及先後編纂諸臣雖經心手顧文學侍從地望清華筆札之役特其少節不當與中書等官論功同敘考之前典亦所未有故臣

等皆不之及豈有待人者如此而自待者又如彼萬無受理亦可諒矣我朝政體原尚簡質跡無纏綿之語人無虛假之讓即特授大拜不過一讓至如請乞不待多言 皇上初載此意肅然惟至近日浮靡成風故陳託漸煩丕情反滯所以亟挽頹靡之風還醇實之舊者宜從臣等始伏望俯察懇情蚤賜俞允不惟臣等之幸亦
國體之幸也十月初十日上二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總裁年久勞績朕

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等宜當勉從成命

慎毋遜辭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四疏

三臣奏為恩命殊恒控辭非瀆懇乞　聖明叅賜矜允以遑愆戾事頃因玉牒進呈加恩臣等三疏辭免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總裁年久勞績朕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等宜當勉從成命慎勿遜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等猥以淺薄蒙　皇上簡命居輔弼之任纂修特其一事而玉牒尤不甚難何功可言而冐濫若此既以三疏懇辭矣猶未矜允是使

臣等滋甚跼蹐也自昔閣臣之恩亦有異同有前人不可受而令人可受者有彼人不可受而此人可受者故有例辭有誠辭有一辭有再辭有分辭有合辭今臣等不特一辭再辭三辭而為四辭又不為分辭而為合辭此正誠辭非例辭也况此特就事論事而已臣等罪過彌天擢髮難數方茲待黜何復言陟若或濫叨則臣等悉貪昧忍寡廉鮮恥之人無一可立于班行之上矣故以必辭為期而又以蚤允為快也　君

父之前奚敢剿說一字皆出血誠絶無同異伏

望　皇上即賜俞允庶寬萬分之責九遷三錫

之榮不過矣臣無任悚息懇祈之至十月二十三日上十一月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纂修實繁勞績朕

已鑒知加恩示酬原不為過既卿等合辭屢疏懇

切特允所請以成卿等勞謙之美吏部知道

懇求去疏

奏為痛極詞煩懇求一去伏叩蚤賜宸允以免
屢瀆事頃臣四疏乞假實迫至情蒙　皇上眷
留未即許可　天旨愈溫臣心愈痛舉家慟哭
以盡一哀今違　皇上之命而固求去臣罪當
死然奉　皇上之命而不求去臣罪亦當死臣
神魂已飛方寸已亂千思萬思千苦萬苦惟有
涕泣而道祈　皇上哀憐耳國事誠重而留臣
非所以重國也　皇上試數從来諸大事何者

不淡于　聖心固非臣所能裨補也其有待於
更新者羣牘滿前惟在　聖心乾斷而亟行之
亦無藉于臣之贊襄也有日新不倦之　聖天
子在上有引君當道之賢公卿在下安用久留
一不肖臣哉臣奄奄就木而不能復當事人咸
知之矣兼有二親之急又天性所最韋而老病
所不能待者或刺其中或刺其外或束之上或
束之下虧忠損孝何以為生塞過謝愆只欠一
去　皇上雖留臣臣則安可留昔人自陳有謂

五宜去五不可住者臣加多矣無功有罪當去
年衰病憊心神困竭當去　皇上待臣甚優天
下責臣甚急臣實不足以通上而達下宜去二
親暴露以身為質而呼臣痛于齧指不容不去
此位此地難以久居自来相臣以貪戀一念遂
成權奸之名急宜去　皇上不博任天下賢才
而獨留臣天下謂　聖主有私人以臣之故致
累　君父又急宜去以一生強壯之力報君而
以垂死無用之身報親宜亦　聖慈所矜允也

昔漢昭烈不強留徐庶以慰人子急親之心我
皇朝不強留楊士奇王錫爵以昭君臣一體之
誼豈於罪臣獨靳一去同官二臣非不知臣痛
苦祗以避嫌之故不肯為臣一言非 皇上俯
賜哀憐誰則憐之人或責臣且為 皇上大轉
移一番然後去是何輕量、 聖明之主不自作
轉旋而為此語以重臣之罪也 皇上舉新政
不須臣即新政盡舉臣亦當去壬寅以来臣無
歳不求去借令得去臣無今日之多口而國家

亦無今日之多事蹉跌至此尚無戒乎數日來
萬楚攻中厥逆幾死若不見救勢無久生三十
八年侍從之微勞乞恩惟在今日　皇上哀而
許之臣無任痛哭流涕哀籲懇祈之至　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覽卿此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獨念股肱重
任倚仗耆碩如左右手章內屢宜退休之說殊亦
謙讓太過雖云萬幾裁決皆朕獨自主持而凡事
虛心聽納豈不賴卿贊理此自古今大義慎勿再

有所陳吏部知道

揭帖

題臣頃者屢疏求去言與涕俱非不知從命為恭居官為寵惟是人臣報國以方寸為主方寸既亂無所不亂反白為黑遇樂成悲何恠乎視簪纓若幽囚等榮華為憔悴亦可憐矣臣自聞親墓圮蝕一慟之後魂不附體神不宰形若癡若狂半生半死醫無措手命懸須臾 皇上錫以温綸臣豈不感然不能承惟知有去即臨以嚴諭臣豈不悸然不能改惟知求去臣非為近

曰煩言去年此情先已傾瀝緣　欽命臣子泰
鴻代行不敢再瀆今臣子已來毫無觧于臣心
是以固申前懇憐而放之惟命寵而逐之亦惟
命許其一去寵逐亦榮呼天而天不聞祇有一
死耳惟　聖明憐察早賜裁許無任號泣請
命之至十月二十八日上

求去二疏

奏爲控疏求去未荷　允俞乞早賜玦以免煩

瀆事十月二十八日臣又上疏求去連日未奉

聖旨不勝遑遑竊念臣奉職無狀致召煩言

皇上保持于衆論之中收拭以觀其後隆恩大

造蕩蕩難名臣雖驚魂未定寸心不泯豈愛犬

馬餘力而不圖所以報稱我第奉職無狀既當

去情事迫中尤當去不職不去難托命於恩私

情迫不去莫逃辜於天壤蒲柳既秋之質所存

幾何而節節皆病棄榆晷盡之年所待幾何而時時皆病乃至神明之用半是眊昏寱囈之言罔非悲痛不必跰躚索鑑而知天毀莫觧矣臣是以益嘆光陰之無幾嗟忠孝之傷生也　皇上蓋謂簪履之遺未忍終棄而不謂寒灰枯木徒費吹噓何不假臣須臾投臣閒曠猶可修松楸之事全父子之恩也臣一息僅存百念皆冷是非付之公評予奪聽之朝典躬之不閱遑恤其他獨以朽骨餘骸微惠　皇上蓋窮而呼天

疾痛而呼父母非　皇上哀憐誰可遂其祈禱
者為此再控血誠伏冀　洪慈特允休罷臣得
整理親墓因正首丘揞與子孫共圖結草於世
世矣十一月初七日
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
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覽卿此
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卿之去矧輔弼重臣宜
先國後家特遣鴻臚寺堂上官齎送卿寓宣諭卿
當體朕此意自可無庸再請即日入閣贊襄吏部

知道

十一月十二日傳帖到閣

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何乃屢屢求去今覽此二疏情詞懇切不忍釋手先生每出温旨勉留來看

歸德票

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懇切朕連日把卿此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之去卿苐體朕此意

自可無庸再請

又發改票

覽卿此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獨念股肱重任倚仗耆碩如左右手章內屢宜退休之說殊亦謙讓太過雖云萬幾裁决皆朕獨自主持而凡事虛心聽納豈不賴卿贊理此自古今大義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上親定前票

元孫誕生請加　聖毋嶶號揭帖
三臣題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誕生該禮部題
奉欽依照萬曆十年　皇太子誕生例行臣等
查得萬曆十年欽奉勑諭尊上　聖毋嶶號玆
者正值　聖毋六十萬壽之辰親見曾孫誕生
多福齊臻百順攸聚此古今難得盛事　皇上
純德格天大孝尊親神祇錫祐乃克臻此臣等
竊惟尊親之典有加無已恭請仍前尊上　聖
毋嶶號特諭禮部擇日具儀行禮容臣等備辦

冊文詔書等項以備欽用其皇孫誕生詔書宜
有曠蕩洪恩覃敷慶澤合候各衙門開送條件
到閣臣等敬當叅酌上請統候　聖明裁定施
行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勑旨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再進擬　諭揭帖

三臣題昨臣等仰體　皇上大孝尊親之意據
例以請盖在　皇上有必至之情在臣等不可
無容勿之奏禮固然也今擬　聖諭一道乞發
禮部擇吉具儀以見　聖孝有加無已之義伏
乞裁議施行擬上

聖諭諭禮部皇太子第一子生正值　聖毋六褒
萬壽親見曾孫隆茂　慈幃大慶宜崇加　徽
號尊稱之禮可擇日具儀來行十一月二十三日上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於十一月初七日奏為控疏求去未蒙允俞乞早賜玦以免煩瀆事奉聖旨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覽卿此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卿之去夠輔弼重臣宜先國後家特遣鴻臚寺堂上官齎送卿寓宣諭卿當體朕此意自可無庸再請即日入閣贊襄吏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堂上官李承華

等恭捧到臣寓所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跪聽
宣讀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紀辛苦一腔
愁苦遍身是口亦不能言　皇上尚不忍釋臣
豈臣而忍釋　皇上人臣孰不求得君而用之
豈其固留之而反不肯留大非理之所宜有也
然則臣之苦情亦可諒而知矣煌煌　聖明何
所不照未准臣一去更加之以寵光訓辭夫寵
光愈增訓辭愈溫則臣之罪戾于此愈甚臣號
天無路訴地無門報答主恩惟賴此身身跕危

亡將何搪任君命及門倉卒不能言惟有惶恐
惟有感激謹具疏陳謝隆天厚地覆載難比臣
不勝涕泗悲號嗚咽之至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可即出贊襄慰朕懸
望之意禮部知道

辭免河州捷恩疏

三臣奏為隆恩誤被揣分難堪懇乞俯容辭免以安臣節事昨吏部接出 聖諭勑吏部河州大獲奇捷朕心嘉悅內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茂著玆特加恩示酬元輔一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賞銀五十兩綵叚四表裡次輔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賡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各賞銀四十兩綵叚三表裡俱餘官如故都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如敕奉行欽此臣等捧誦
綸音感激欲涕顧惟分義實難祇承竊聞國家
有一定之典賞必靳於當功臣子有自安之分
恩無容於濫據賞非其功則褻恩受非其據則
踰分褻恩非國家盛事而踰分尤臣子大戒也
河州之捷實賴 皇上威靈將士勇敢敉寧疆
埸功在行間臣等待罪密勿未嘗借一箸之籌
佐一臂之力而靦焉叨榮真有心口交慙魂夢
自惕者自昔閣臣不與邊賞非為虛謙上為朝

廷惜典章下為一身惜名節也況年来贊襄寡

效時事紛然奉職無狀惶恐待罪若更叨踰為

罪益深伏望 俯察愚誠亟收新命使臣等得

安微分而國典亦庶無假矣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十二月初四日

奉

聖旨河州狡虜謀犯官兵大獲奇捷卿等輔弼運

籌忠勳茂著加恩示酬寔係舊典宜遵成命不允

所辭吏部知道

元孫誕生草詔先論礦稅揭帖

謹題竊惟　皇孫誕生臣等連日奉　命草詔如補官釋罪等項皆可查照舊例擬議進呈惟礦稅一事乃　皇上遍年之所特起舊詔所無也天下人心日夜顒望惟此第一最急臣等竊惟殿工礦稅事本相須近奉　明諭已緩殿工伏想　聖心必有并停礦稅之意惟以特諭行之而不槩列于詔書則薄海內外知出自　宸衷為非常恩典至光明至煊赫當今一大　聖

德聖政可以培社稷之厚澤垂永久之令譽收渙散之人心息窺伺之邪謀黃童白叟懽欣鼓舞齊祝萬萬歲無疆之壽矣今詔書迫近不得不款款切切恭陳此情望聖明採行不勝瞻望之至

田罷礦調稅　諭札揭帖

三臣題今日該文書官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以頻年天象示警朕心兢惕殊切省躬昨覽工部再疏題請昺建殿門以完鉅典但物力難支何時就緒朕連日熟思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之時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田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徵

天地自然之利令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
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
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觧進馳驛回京
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
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
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觧稅監一半觧進
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觧送該部以助
各項工費之資明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
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

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有次第奏請通行停免卿等擬諭来行欽此臣等不勝欣忭不勝頌仰恭惟　皇上本具堯舜至聖之資全體天地好生之德初御以来恭儉禮下取民有制仁心仁問洋溢于四海豈于久御之日而顧殖貨厲民哉惟因工役繁多取資無術所以出此不得已之下策顧君有不得已民亦有不得已上下交征而失其樂生之心至于今日極矣臣等固謂　聖明在上旦晚轉移決不令百姓久困

也果爾一旦恭奉　特諭如重陰之際而日月忽開如亢旱之餘而甘霖忽降非常恩澤濬發宸衷於是人人曉然知　聖主原自仁慈天下徒多疑慮矣雖稅未盡撤而礦已盡停即稅未盡撤亦付之撫按徵收以一半入內供以一半解該部令棍徒游手不得漁獵于其間民間纔出一錢朝廷即獲一錢上既享利下亦甘心此亦子來之衆愛戴之情也臣等連日草詔正苦此條今奉　明諭手足踴躍　皇上令臣等擬

諭来行臣等何必再賛一詞惟有稍加潤色進
呈耳伏候覽裁此事不獨工部之幸亦户部之
幸臣等敢并及之使其咸知感激恭祝萬萬歳
壽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垂示永久謹具囬
奏以聞十一月三十日上　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體悉詳慎朕心嘉悦已
知道了令值　聖母徽號典禮隆重國家有事之
時元輔二輔屢須諭旨何不遵承安忍在家自逸
殊非同寅協恭朝夕獻納之義還著文書房官齋

送兩處傳宣即日入閣贊襄以慰佇望至意該部

知道

擬諭

諭戶工二部朕以頻年　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責己省愆不遑寧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鼎建殿門以完鉅典因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困于征輸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之費一時多乏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

民採徵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一半并土產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用之費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之用其各處奏帶員役止着押解催儹錢糧行文差用不許私設關津指

稱奏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奪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虧國家正課撫按官還會同該監不時訪拏治罪明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可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爾部㮣行各省直內外官遵行毋忽故諭 十二月初二日戶工二部

接出

再辭河州恩疏

奏為殊命難承病臣滋愧再懇 聖恩俯容辭免以逭多戾事頃以河州之功荷蒙加恩臣等臣謹同二臣合疏辭免奉 聖旨河州狡虜謀犯官兵大獲奇捷卿等輔弼運籌忠勳茂著加恩示酬寔係舊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伏誦 恩綸彌增慙悚竊惟河州醜虜跳梁邊鎮克收奇捷此皆我 皇上攬威制福處置得宜賞不濫恩罰不廢典能使臂指齊力

旗鼓效靈凡茲文武將士或徽榮名或希重賞或畏譴罰或圖贖起或逃鞭撻或避刑誅恃朝廷之無私知功令之必信蹈白刃而不懾齊勇怯以爭先故奏績也上之 聖皇制命下之將士用命實有其功臣何力之有況臣受恩最深逾分已極靡臣之軀不足以仰答高厚近緣衰老疾病心力盡枯屢疏乞歸未蒙 俞允誠懼留一日多一日之罪矧此非常恩典而可靦顏冒叨乎用是跼蹐靡寧不容已於控辭伏望

俯察悃誠收回新命俾朝廷賞勸之典既公布

于臣隣而臣罪戾之餘幸少安于頃刻不勝懇

切惶恐之至十二月初五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卿輔弼首臣運籌帷幄成此大捷敘勞加恩

原不為過既卿懇辭特勉從所請以成卿謙讓雅

意該部知道

上詔草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天下之望治已久祈恩甚虔今 聖母早見曾孫 皇上早見元孫此最難得之喜慶普天率土所以歡忻同情也昨奉聖諭停止礦事取回差官處置稅事而許以停止之期若臣若民孰不呼萬歲祝萬壽礦稅事大 皇上既不吝一轉移其餘諸事特小小者不吝轉移可知輒敢博採部院之所欵開叅酌歷朝舊詔會同採輯進取 上裁區區一腔忠

赤惟祈推廣　聖德浸潤乎生民發揚　聖名
洋溢乎後世輩萬年　社稷之固貽　聖皇孫
子之休在此一舉也跂望　俯允而惠行之其
中尚有未填字樣如　皇太子第一子生之下
宜有係其封某氏出數字乞　欽定批示或下
禮部擬請封號須詔尚未有日亦空二字謹題
勑旨十二月初一日
上初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悉忠愛詳慎已知道了恩
詔着遵御改寫行諭卿等知

辭俸乞去疏

奏為屢承恩諭恭趣難期萬不得已照例辭俸以明國典懇祈賜閒以安臣分事臣以久病餘生蒙　皇上非常恩造兩遣鴻臚寺官宣諭特遣文書房官宣諭茲者　聖心天啟善政一新慶溢宮闈恩覃海宇臣既蒙千載一時之特知復覩千載一時之新政萬倍懽忻手足鼓舞昔漢文帝布詔天下山東老羸之人皆扶杖而往觀之願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豈臣今日幸

在日月之傍而敢不忍死強出效明時一奔走
乎奈國運正當泰來而臣身已遭否極　皇上
愈以恩寵生全之而造物愈以錮疾纒綿之臣
之命也臣於半月內屏絕思慮專心調理倍加
藥餌希圖速效不意峻劑為害尤大初六日遍
體瀰瘮痒痛次骨急用發散又傷過多倏感寒
邪口噤身戰如火焦灼日輕夜重蓋因先此冬
至之日曾經痰厥仆地血氣未復以致再感料
度病勢痊可未期切照臣于五月二十日席藁

至八月間將及三月因恭祝　萬壽扶掖見朝
隨於本月二十七日病發至十一月二十七日
又滿三月例應住俸況兩經三月尤難素飡本
欲勉强而今年之病比前異甚畏寒畏熱畏勞
畏思補之不得治之不得年時晚暮醫術無功
絕無一毫假托實有萬分慙負敢復為不揣之
請望　皇上容臣照例辭俸以明典制特憐微
臣四十年犬馬微勞賜之骸骨歸正首丘以全
臣分誼使不至玷缺之甚天地鴻恩報酬罔極

臣幸見今日太平䰟魄皆安死無所恨臣無任
懇祈涕泣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上

進重刊大學衍義補序揭帖

三臣題伏奉　聖諭重刊大學衍義補命臣等撰序臣等欽遵謹具草進呈但愧學術荒疎文辭鄙陋不足以闡揚　聖蘊增光盛舉恭候

皇上裁教臣等不任戰慄之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撰序具悉仰體忠愛且闡揚

聖蘊增光盛舉心甚嘉悅元輔賜銀四十兩綵段三表裏酒飯一卓二輔三輔每賜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裏共酒飯一卓該衙門知道